六典通考

六典通考卷六

湖西閻鎭珩輯

設官考

列國官制雜錄

國君不名卿老大夫不名世臣士不名家相雖貴於其國家猶有尊也卿老上卿也世臣父時老臣

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於外曰子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列國大夫亦謂諸侯之卿也三命以下於天子爲士某士者若晉韓起聘於周擯者曰晉士起是也陪重也子有德之稱魯春秋曰齊高子來盟使者謂使人於諸侯也某名也疏五等之臣唯公國一孤四命耳自卿大夫從三命而下其命等於王之士故入天子之國則擯者稱爲某國之士也外謂在他國時子有德之稱故注引閔公二年冬齊高子來盟證於外曰子也高子高傒是也

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

曰寡大夫士曰傳遽之臣於大夫曰外私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擯者之辭主謂見於他國君下大夫自名於他國君曰外臣某傳遽以車馬給使者也士臣於大夫者曰私人私事使謂以君命私行非聘也若魯成公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之類　劉敞曰鄭說非也謂若趙襄子使楚隆弔吳夫差之類爾凡大夫聘而傳命則當稱寡君至於私臣擯於君命不得言主故名之楚隆之辭曰寡君之老無郵使陪臣隆敢展謝之此名者也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爲賓也大聘使上大夫小聘使下大夫公士爲賓謂作介也往之也　疏正聘之時則用公家之士爲擯不用私人稱下大夫曰寡大夫上大夫曰寡君之老大夫正聘者有所往適使公士作介也

日知錄古者人君於其國之卿大夫皆曰伯父鄭厲公謂原繁叔父魯隱公謂臧僖伯曰子大夫曰二三子不獨諸侯然也曲禮言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然而天子接之猶稱其字宣公十六年晉侯使士會平王室王曰

季氏而弗聞乎成公三年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曰鞏伯實來昭公十五年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鎭撫王室（伯氏謂荀躒）又曰叔氏而忘諸乎（注叔籍談字）周德雖衰辭不失舊此其稱字必先王之制也（春秋凡命卿書字皆本於此）周公作立政之書若侯國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並列於王官之後蓋古之人君恭以接下而不敢遺小國之臣故乎平左右亦是率從而成上下之交矣

莊二十四年曹羈者何曹大夫也曹無大夫此何以書賢也（劉敞曰非也曹鄭皆伯也若以小國故無大夫鄭亦宜無大夫豈獨曹哉今公羊不日鄭無大夫而日曹無大夫似見曹之大夫著於經者少耳非確論也）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而曰大夫賢也爲曹羈崇也

徐邈曰於時微國衰陵不能及禮其大夫降班位下同士故略稱人而傳謂之無命大夫也莒慶莒挐邾庶其邾快皆士特以事書非實能貴略無名而已楚雖荆蠻漸通諸夏故莊二十三年書荆來聘文九年又褒而書名然當僖文之世楚猶未能自同列國故得臣椒並略名惟屈完來會諸侯以殊禮成之楚莊王之興為江漢盟主與諸夏之君權行抗禮故春秋書之迷從中國之例夫政俗隆替存乎其人三后之姓日失其序而諸國乘間與之代興因詳略之文可以見時事之實矣秦爵伯也上據西周班列中夏故得稱師有大夫其大夫當名氏而文十二年秦術略名蓋于時晉主魯盟而秦方敵晉則魯於秦情好疏矣又吳札不書氏以成尊於上也宋之盟叔孫豹不書氏以著其能恭此皆因事為義　劉敞

曰列國之卿於王朝皆士也三命以名氏通再命名之一命略稱人周衰禮廢强弱相並卿大夫之制雖不能盡如古見於經者亦當時之實錄也故隱桓之間其去西周未久制度頗有存者是以魯有無駭柔挾鄭有宛詹秦楚多稱人至其晚節無不名氏通矣而邾莒滕薛日益削轉從小國之例稱

人而已說者不知其故因謂曹秦以下悉無大夫患其時有見者害其臆說因復搆架無端以飾其僞彼固不知王者諸侯之制度班爵云耳

公穀稱無大夫者六國曹莒邾婁以小國而無大夫楚秦及吳以夷狄而無大夫襄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公羊曰邾婁無大夫以近書也何休解曰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小國有大夫治之漸也見于邾婁者自近始也附會傳意曲爲之說休之迂詭又甚于公羊矣顧氏日知錄云僖四年屈完來盟楚始有大夫公羊傳謂文九年越椒來聘始有大夫疏矣大抵公羊好爲異說若斯之類不足深據

周之秩官有之（秩官周常官篇名）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敵位敵也關尹司關
掌四方賓客叩關則爲之告聘禮曰及境謁關人關人問從者幾人遂以入境）行理以節逆之（理吏也逆
迎也執瑞節爲信而迎之也行理小行人）候人爲導（導賓至於朝出送之境）卿出郊勞（聘禮曰賓
至於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之）門尹除門（門尹司門也除門掃除門庭也）宗祝執祀（宗宗伯祝
大祝執祀賓將有事於廟則宗祀執祭祀之禮）司里授館（司里授客所當館亦於卿也聘禮賄致館）司徒
具徒（具徒設修道路之委積）司空視塗（視險易也）司寇詰姦（禁詰姦盜）虞人入材（虞人掌山澤之官祭
祀賓客各供其材）甸人積薪（甸人掌薪蒸之官也）火師監燎（火師司火燎庭燎
也）水師監濯（水師掌水監滌濯之事者）膳宰致饔（熟食曰饔）廩人獻餼（生曰餼禾米也）
司馬陳芻（司馬掌師圉人養馬故陳芻圉人職屬司馬）工人展車（展省客車補傷敗也）百官
各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
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涖事（正長也涖臨也）上卿監

之　晉文公之爲盟主也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公室（圬人塗者　塓塗也）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巡宮行夜）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巾車主車之官）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

右二條述侯國禮賓之官頗詳足補周官王制之缺章昭解周之秩官爲常官篇名竊意周公定官制必有成書如晉百官注之類當春秋時猶存至戰國諸侯惡其害己而盡去其籍後世遂不可復見矣

官他國

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子產曰君之羇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

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大夫位馬師職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為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為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

蔡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鄐晉邑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

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返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次舍也焚次明示必死）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邢晉邑）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駕棘皆楚邑譙國酇縣東北有棘亭）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若敖亂宣四年苗晉邑）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欒書）

時將中軍范燮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已不復顧二穆之兵 中行二郤必克二穆郤錡時將上軍中行偃佐之郤至將新軍令此三人分良以攻二穆之兵楚子重子辛皆出穆王故曰二穆 若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四萃四面攻集之 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夷傷也吳楚之閒謂火滅爲熸 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

官私家

大夫具官非禮也是謂亂國臣之奢富儗於國君敗亂之國也孔子謂管仲官事不攝焉得儉 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臣與僕相等輩而處是謂君臣共國無尊卑也僕不可與士齒 王命侍御還其私人私人家臣也 正義曰私人者對王朝之臣爲公人家臣爲私屬也有司徹云主人降獻私人注云大夫言私人明不純臣此中治雖是王之鄉士亦是不得純臣故稱私人也 官事不攝焉得儉

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言其侈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 旅下士也司徒使下士歸四方之賻布 疏熊氏以爲獻子家臣爲司徒故左傳叔孫氏之司馬鬷戾是家臣亦有司徒司馬也 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不敢愛死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于門外 公南爲馬正使公若爲郈宰武叔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 叔孫之圉人 殺公若 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 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 禮大夫驂乘有車右有御者 欒懷子之出執政使欒氏之臣勿從欒氏之臣辛俞行吏執而獻之公公曰國有大令何故犯之對曰臣閭三世仕家君之 三世爲大夫家臣事之如國君也 再世以下主

之稱主大夫事君以死事主以勤自臣之祖以無大援於晉國世隸欒氏於今三世矣臣固不敢不君　叔向見宣子曰嘗祏實直而博嘗祏宣子家臣且吾子之家老也家臣室老吾聞國家有大事必順於典刑而訪咨於耇老而後行之　屈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家臣曰老宗老爲宗人者

沈彤曰宰者家之貴臣也喪服傳謂之室老曲禮謂之家相詳喪服傳註疏在王畿公以卿爲之孤卿以大夫爲之大夫以上士爲之由王畿例推則上公之孤之宰當卿卿之宰當大夫大夫之宰當上士侯伯之卿之宰當大夫大夫之宰當上士子男之卿之宰當上士矣論語稱公叔文子之臣爲大夫檀弓稱陳子車之宰爲家大夫明侯國之卿其家

臣有大夫而大夫即其宰也潘景鄭云陽貨爲季氏宰而援大夫之禮自處亦以此則餘所推者亦無不得矣文子子車果皆卿乎曰苟子車非卿而大夫其宰安得並稱大夫至文子聽衞國之政亦見檀弓焉有聽國政而非卿者上公之孤四命燕禮稱孤爲公葢如王之公王之公以卿爲宰故知上公之孤亦以卿爲宰而不與三命卿之宰同也王之公果以卿爲宰乎曰左傳有所謂王叔之宰者王卿士之大夫也襄十年傳云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坐獄於王庭按王叔伯輿皆王卿士宰即大夫大夫即宰相互文也卿以大夫爲宰則公之宰卿而大夫之宰上士可知矣凡宰之人數各有幾曰制事之謂宰本白虎通葢家止一人猶王之有家宰諸侯之有執政也

相

管子曰黃帝得六相宋書百官志曰殷湯以伊尹爲右相仲虺爲左相然其名不見於經惟書說命有爰立作相之文而左傳定公元年薛宰言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禮記月令命相布德和令注相謂三公相王之事也正義曰案公羊隱五年傳曰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三公相王之事也至六國時一人特知事者特謂之相故史記稱穰侯范雎蔡澤皆爲秦相後又爲丞相也如魏文侯卜相于李克儲子爲齊相不必秦國有之史記秦武王二年初置丞相

杜氏通典曰黃帝六相堯十六相爲之輔相不必名官是則三代之時言相者皆非官名相者在王左右之人書曰相彼冕服憑玉几高宗立傅說

爲相而曰王置諸其左右亦此意也如孟子言舜相堯禹相舜益相禹伊尹相湯周公相武王禮記明堂位周公相武王之類耳左傳桓公二年太宰督遂相宋公莊公九年鮑叔言於齊侯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昭公元年祁午謂趙文子曰子相晉國按當時官名皆不謂之相荀子言孫叔敖相楚傳止言爲令尹淮南子言子產爲鄭國相傳止言執政左傳羽父請殺桓公以求太宰史記則云君以我爲相哀公十七年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秦又是相二官而非相楚王論語今由與求也相夫子是相季氏而非相魯君惟襄公二十五年崔杼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爲左相則似眞以相名官者定公十八年公會齊侯於夾谷孔丘相杜氏解曰相會儀也如顧爲小相焉之相史遷述孔子世家乃云孔子爲大司寇攝相是誤以儐相之相爲

相國之相不知魯無相名有司寇而無大司寇也晏子春秋外篇孔子聖相荀子宥坐篇孔子爲魯攝相尹文子孔子爲魯相王充遂有孔子爲相國之說而經史問答力辨孔子以卿當國亦未足信又韓子外儲說左言孔子相衛尤妄

大夫從士

晏子答家老之言曰惟卿爲大夫杜預曰此士喪禮也時之所行士及大夫喪服各有不同晏子大夫而行士禮其家臣譏之故遜辭略答正義云周制諸侯之上大夫卿則卿亦大夫也故注多以大夫言卿攷之春秋凡書大夫皆卿也非卿則書人晏子所謂惟卿爲大夫者言己非命卿不得爲大夫則行士禮宜矣其答家老蓋據禮而言非遜辭也

韓申徒

司徒古官見于虞周之書迨春秋戰國之際官稱各從其國其自我作古者多矣豈復可繩以虞周之舊哉意申徒之在韓爲司是一官非必司徒之訛而然史記高祖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蒲軍幷攻昌邑則魏亦有申徒之官韓魏分晉而王豈尚徙本晉故官耶功臣侯表張良以韓申都下韓史記作申徒徐廣曰申徒卽司徒耳又曰申與司聲相近字由此雜亂刊誤亦曰申徒者司徒之聲轉也申都者又申徒之聲轉耳

歷代國官

漢州牧官屬宋齊典籤

秦滅九國立郡守治民丞佐之郡有邊戍者丞爲長史漢因之王國有長史宋齊以下長史職最貴至明遂專設長史司奏又有監郡御史放黃帝四監殷三監之意而別遣丞相史分刺諸州謂之刺史及漢末改刺史爲

州牧其任浸重官屬詳具宋書百官志

漢儀帝子爲王王國置太傅相中尉各一人秩二千石以輔王僕一人秩千石郎中令秩六百石置官如漢官官吏郎大夫四百石以下自調除國中漢置內史一人秩千石治國如郡太守都尉職事調除吏屬淮南王安與太子反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爲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觀此知諸侯王國兵權相與內史中尉兼掌之互相牽制相中尉傅不得與國政輔王而已當有爲移書告內史內史見傅相中尉禮如都尉太守按太守當作太傅相置長史曹參相齊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乃厚請之蓋公日治道貴清淨清淨民自定參用其術齊國安集中尉及內史置丞一六百石皇子封王其郡爲國每國置傅一人轅固齊人也治詩景帝時以廉直拜清河王傳相一人皆二千石傅主導王以善禮如

師不臣也相如太守有長史如郡丞馬宮爲楚長史初高帝封諸侯王置官屬掌其國太傅輔王賈誼爲梁懷王太傅王墮馬死無後賈生自傷爲傳無狀哭泣歲餘亦死內史治國民中尉掌武職丞相統衆官又有御史大夫諸卿皆秩二千石百官皆如漢朝漢朝惟爲置丞相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史記周勃破燕王盧綰得相國一人丞相二人荀悅漢紀孝惠帝元年改諸侯王相國爲丞相是漢初有相國又有丞相至惠帝始改除相國專置丞相盧綰傳陳豨爲趙相國監代邊兵時周昌又爲趙相徐仁傑以爲丞相行相事而豨自以相國守邊將兵也孝景帝中三年冬十一月罷諸侯御史大夫官師古曰所以抑損其權五年秋八月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爲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謁者郎諸官長丞皆損其員賈誼新書天子之相號爲丞相黃金之印諸侯之相號爲丞相黃金之印而尊無異等秩加二千石之上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諸侯列卿秩二千石則臣已同矣天子衛御號爲太

僕銀印秩二千石諸侯之御號曰太僕銀印秩二千石則御已齊矣天子親號云太后諸侯親號云太后天子妃號曰后諸侯妃號曰后然則諸侯何損天子何加焉武帝懲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附益之法令諸侯王縣邑皆別屬他郡千戶置家丞不欲者聽之太初元年詔改漢內史為京兆尹中尉為執金吾韋曜辨釋名曰執金吾大中尉掌徼宮外司執姦淫郎中令為光祿勳故王國如故損其郎中令秩千石龔遂以明經為官至昌邑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為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諍於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改太僕曰僕秩亦千石宣帝時諸侯王相在郡守上成帝綏和中何武為御史大夫司空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往者諸侯王斷獄治政內史典獄事相總綱紀輔王中尉備盜賊今王不斷獄與政中尉官罷職幷內史郡國守相委任所以壹統信安百姓也今內史位卑

而權重威職相躋不統尊者難以為治臣請相如太守內史如都尉以順尊卑之序平輕重之權制曰可以內史為中尉是後相中尉爭權與王遞相奏常不和哀帝為定陶王元延四年入朝盡從傅相中尉時成帝少弟中山孝王亦來朝獨從傅上怪之以問定陶王對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傅相中尉皆國二千石故盡從之列侯改所食國令長名相又有家丞門大夫庶子侯國之相如令長王之相如太守同名而實異王莽傳莽出就新都侯國南陽太守選掾宛孔休為新都相此侯國相故太守得選採為之然必權攝非眞也亦公主有家令門尉亦有賜重封者張晏曰重封益祿也臣瓚曰增封顏師古曰重封謂加二號耳

呂祖謙曰漢初諸侯王國置官一如天朝固僭擬太過及景帝懲滅黜之簡陋不復成邦與郡縣殆無以異也方是時懲艾七國之禍惟恐諸侯之不輕及王莽篡逆諸侯王

厥角稽首奉上璽韍惟恐在後其兆實見於此是故爲政者以執中爲難

西漢會要相掾梁平王相傳舍人高武王傳魏勃爲齊舍人從史爰盎傳內史丞藝文志河間內史丞王定內史掾廣川王傳侍御史太倉公傳齊侍御史成太中大夫百官表薄昭中大夫太倉公傳齊中大夫病齲齒中郎曹將梁王立傳中郎伍被爲淮南中郎侍郎王尊傳衛士長昌邑王傳廄長王尊傳太倉長史記倉公傳齊太倉長湻于意宰人龔遂傳昌邑王嘗與騶奴宰人游戲私府長路溫舒遷廣陽私府長師古曰藏錢之府天子曰少府諸侯曰私府中御府長太倉公傳齊中御府長信田叔傳云魯王發中府錢師古曰中府王之財物藏也中謁者東平王傳中謁者信黃門郎師丹傳段猶大官令燕王旦傳食官長梁王襄傳尚食監馮唐傳高袪永巷長太倉公傳宦者齊王肥傳中傅武紀濟川王明坐射殺其太傅中傅發應劭曰中傅宦者也文三王傳作中尉與紀不同醫工長燕王旦傳

太醫太倉公傳侍醫太倉公傳尙方郊祀志欒大注云主藥方少史河間王怨侍少史留貴侍中霍光傳昌邑王書問侍中君卿常侍楚王聘龔舍爲常侍長史梁平王傳曰欲以傷梁長吏司馬司空太倉公傳齊淳于司馬北宮司空太子師傅吳王濞傳大將軍吳王濞傳田祿伯爲將軍大將軍齊王襄以魏勃爲將軍丁寬爲梁孝王將軍關內侯霍光傳姊夫昌邑關內侯左右閤都尉太倉公傳齊左右閤都尉大輿功臣表閼氏節侯馮解散以代大輿降爲雁門守師古曰大輿主爵祿之官冗從枚皋爲梁王使與冗從爭師古曰冗職之從王者也內官夫人廣川王傳明正夫人修靡夫人乘華夫人美人淮南王傳令故美人材人得幸者從居材人見上八子高五王傳以令置八子秩比六百石孺子中山哀王傳家人子外戚傳永巷僕射廣川王傳使其大婢爲僕射主永巷

太平御覽云漢書王府掾比古之元士皆三命也或曰

漢初掾史辟皆上言故有秩皆以命士其所不言則爲

百石屬其後皆自辟故通爲百石是漢初之制猶爲近
古又漢王國有師百官表及續漢志皆不著僅見前書
王式傳式字翁思爲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位以
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獄式亦繫獄當死治事使者
責問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
王忠臣孝子之篇爲王反覆誦之危亡失道之君未嘗
不流涕爲王深陳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使者
以聞得減死論
後漢王國有傳二千石如師不臣皇太子屬求乞自退封東海王故重選官屬以杜林爲傳從駕南巡狩時諸王傳數被引命或多交游不得應詔惟林守愼有召必至特授賞賜又辭不受帝益重之相秩二千石又曜字子榮爲魯相行縣三老執轡學官處士皆乘牛馬隨後所頓亭傳輒講經袁忠爲沛相乘葦車以清亮

稱內史丞如郡中尉一人比二千石郎中令一人僕一人比千石郎中令掌王大夫郎中宿衛官如光祿勳自省少府職皆並焉僕主車及馭如太僕比二千石武帝改但曰僕減其秩治書比六百石本尚書更名大夫職官錄漢制典書本曰尚書改爲治書避國諱又改爲書典比六百石無員掌奉王使至京都奉璧賀正月及使諸國本皆持節後去節謁者比四百石掌冠長冠本員十六人後減按太子洗馬注云員十六人職如謁者則王國之謁者亦宜有十六人矣漢朝謁者掌賓贊受事及上章報問則王國之謁者所掌亦宜如之或云掌冠長別是一官如禮樂長衛士長之類則員不得若是之多也禮樂長主樂人衛士長主衛士醫工長主醫藥永巷長宦者主宮中婢使祠祀長主祠祀皆比四百石郎中二百石無員其紹封削絀者中尉內史官屬隨亦率減列侯每國置相一人其秩

各如本縣主治民如令長不臣也會稽典錄駱俊字孝遠靈帝擢拜陳相汝南葛陂盜賊並起陳與接境四面受敵俊厲吏民爲之保障發倉以贍貧民鄰郡士庶咸往歸之身捐奉祿給其衣食民有產子常敎主者厚致米肉生男女者輒以駱爲名但納租於侯以戶數爲限其家臣置家丞庶子各一人主侍侯使理家事列侯舊有行人洗馬門大夫凡五官中興以來食邑千戶以上置家丞庶子各一人不滿千戶不置家丞又悉省行人洗馬門大夫荀淑傳補頤陵侯相漢制縣爲侯國則置侯相一人治之其職與令長同故亦通稱爲令也東萊之不其亦侯國而董恢傳稱除不其令諸公主各置家令一人東觀書曰其主薨無子置傳一人守其家

附州牧官屬　宋百官志官屬有別駕從事史一人從刺史行部治中從事史一人主財穀簿書兵曹從事史一人主兵事部從事史每郡各一人主察非法主簿一人錄閤

下眾事省署文書門亭長一人主州正門功曹書佐一人主選用孝經師一人主試經月令師一人主時節祠祀律令師一人平律簿曹書佐一人主簿書典郡書佐每郡各一人主一郡文書漢制也今有別駕從事史治從事史主簿西曹書佐祭酒從事史議曹從事史部郡從事史自主簿以下置人多少各隨州舊無定制也晉成帝咸康中江州又有別駕祭酒居僚職之上而別駕從事史加故今則無也別駕西曹主吏及選舉事治中主眾曹文書事西曹卽漢之功曹書佐也祭酒分掌諸曹兵賊倉戶水鎧之屬揚州無祭酒而主簿治事荆州有從事史在議曹從事史下大較應是魏晉以來置也今廣州徐州有月令從事若

諸州之曹史漢舊名也晉東海王越爲豫州牧置長史參軍庾敳爲長史謝鯤爲參軍

魏武初建國置丞相以下羣卿百寮皆如漢初諸侯王之制建安十八年十一月初置尚書侍中六卿以荀攸爲尚書令涼茂爲僕射毛玠崔琰常林徐奕何夔爲尚書王粲杜襲衞覬和洽爲侍中文帝制王公國有保傅相常侍侍郎魏略云司馬宣王爲侍郎應令與諸子遊郎中令隗禧少好學爲譙王郎中令王宿聞其備者常虛心從學禧亦敬恭以授王由是大得賜遺中尉大農文學朱志前漢王國已置文學魏諸王始有文學員友漢東平憲王爲驃騎將軍辟杜撫爲西曹掾尋以爲師友魏諸王置友一人謁者大夫諸雜署令公主有家令僕丞行夜督郵王太妃有家令僕丞初武帝封諸子爲侯精選賓友鄭袤與徐幹俱爲臨淄文學掌讐校典籍侍從文章明帝時中山王袞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爲病數諫不止文

學防轄相與言曰受詔察王舉錯有過當奏有善亦宜以聞遂共表稱陳裒聞大驚責讓文學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而諸君乃以上聞適增其負累也蜀先主爲漢中王依漢初諸侯王故典用零陵賴恭爲太常南陽黃柱爲光祿勳王謀爲少府吳諸王有常從吏兵置左右常從督以領之亦有傳相孫奮從王南昌殺傳相謝慈等

晉制大國置上軍中軍下軍三將軍次國上軍將軍下軍將軍各一人小國上軍而已咸甯三年諸王公更制戶邑皆中尉領兵平原汝南琅琊扶風齊爲大國梁趙樂安燕安平義陽爲次國餘爲小國皆制所近縣邑滿萬戶又爲郡公制如小國王亦中尉領兵郡侯如不滿五千戶止置一軍千人亦中尉領之諸王侯支子封爲國次國者亦各置軍領以中尉其文武官屬皆自選置大王國有傳傳卽師也以景帝諱改曰傳武帝初置亦謂之師山公啟事曰王楙爲燕王師友武帝初置一人蓋因文王仲尼四友之名文學各一人愍懷太子封廣陵王以劉寔爲師孟珩爲友楊準馮蓀爲文學改太

守爲內史省相及僕有郎中令（武帝時詔壽陵公鄭沖及朗陵公何曾皆置郎中令）中尉大農爲三卿置左右常侍各一人（晉起居注云成帝延甯三年大國置左右常侍贊相威儀獻納臧否）省郎中置侍郎二人（晉百官表注云侍郎朝服武冠贊相威儀通傳教令大國置四人小國置二人）典書典祠典衛學官令（晉武置學官令主貢舉秀異典衛王宮）典書丞各一人（晉起居注云晉武置典書令掌國教令）中尉司馬世子庶子陵廟牧長各一人謁者四人中大夫六人舍人十人典醫丞典府丞各一人諸王國以內史掌太守之任（廿二史考異晉時郡置太守王國則置內史然名稱率相亂如陸雲稱清河內史亦稱太守桓彝稱宣城內史亦稱太守蘇峻稱歷陽內史亦稱太守孫默稱瑯琊太守亦稱內史邵存稱武邑內史亦稱太守周廣稱豫章內史亦稱太守王曠稱丹陽太守亦稱內史王丞稱東海太守亦稱內史）又置主簿記室門下賊曹議生門下史記室史錄事史書佐循行幹小史五官掾功曹史功曹書佐循行小史五官掾

等員元帝紀帝即位諸參軍拜奉車都尉掾屬拜駙馬都尉掾屬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初武帝踐祚封宣帝孫永為東莞郡王始置二卿侯以下置官屬隨國大小無定制泰始初有司奏諸王未之國者所置官屬權未有備帝以安平王孚明德屬尊當為羣后作則遂備置官屬焉齊王攸傳詔議藩王令自選國內長史攸奏議曰昔聖王封建萬國建爵五等或以進德或以酬功陛下封建親戚使藩國自除長史今雖庸蜀順軌吳猶未賓宜俟清泰乃議復古制其後國相上長吏缺典書令請求差選攸下令曰忝受恩禮不稱惟憂至於官人敘才皆朝廷之事其令自上請之惠帝時東海國有參軍長史劉輿傳魏郡太守東海王越將召之或曰輿猶膩也近則汙人及至越疑而御之輿密視天下兵簿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輿既見越應機辯畫越傾膝酧接即以為左長史舊制典書令在常侍下侍郎上及渡江則侍郎次常侍而典書令居三軍下公國則無中尉常侍三軍侯國又無大農侍郎伯子男唯典

書以下又無學官令吏職皆以次省焉郡國戶不滿五千者置吏職五千人散吏十三人五千戶以上則職吏六十三人散吏二十一人萬戶以上職吏六十九人散吏三十九人郡國皆置文學掾一人

公侯以下置官師各有差

劉聰以河間王易為太尉初置相國官公有殊勳德死乃贈之置太師丞相自大司馬以上七公位皆上公綠綟綬遠遊冠置輔漢輔護中軍上軍輔軍鎮衛京左右前後上下軍輔國冠軍龍驍虎牙十六上大將軍各配兵二千以諸子為之又置左右司隸各領戶二千餘萬萬戶置一內史單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都尉省吏部置左右選曹尚書並典選舉自司隸以下六官皆位次僕射置御史大夫及州牧位皆亞公以子粲為丞相領大將軍錄尚書事江都王延年錄尚書六條事汝陰王景為太師王育為太傅任顓為太保馬景為大司徒朱紀為大司馬中山王曜為大司空

石虎依殷周之制稱大趙天王諸子為王者毀封郡公宗室為王者降縣侯增置內外官二十四等東宮十有二等諸公侯七十餘國皆為置女官九等

符堅稱大秦天王以濟河王法為丞相錄尚書事東海公諸王降爵為公又命公國各署三卿並餘官皆聽自選辟獨為置郎中令富商趙攝丁妃等諸公競引之為國貳卿黃門侍郎程憲言於堅曰趙攝商等商販小人為落國列卿傷風敗俗宜肅明典法堅乃下詔稱本欲使

諸公延選英儁乃更猥濫如是其令有司推檢引攝等爲國
爵者皆降其爵於是平陽平昌九江陳留安樂五公皆降爵
爲侯 成都王李雄尊范長生曰四時八節天地太師諸將
恃恩 互爭班位尚書令閻或上書請考漢晉故事立百官制
度從
之
宋氏一用晉制雖大小國皆有三軍王鳴盛曰按州郡志揚
州南徐州諸州但有令
長自南豫州以下始有國相然甚少江州一州各郡所屬之
縣幾盡是公侯伯子男國相令但一二見而已此下青冀司
仍多是令其下荊郢湘雍四州令與相相間其下梁州秦州
益州甯州廣州交州越州又純是令長而相國相偶一見焉若
云近京都者不以封國遠者則封之或云有實土者不以封
寄治僑立之名則以封二者皆不然也凡此諸國皆是空封
不之國也而其立制之意則似隨
取縣名以封之而未有一定之例
王國有師改傅爲之自內
史相記室以下官多與晉同孔顗字思遠爲江夏內史好酒
多醉而明曉政事成日一月二
十九日醉勝他人二十九日醒又有辭記室
箋日記室之要須通方敏思性情積密者爲之
參軍別有長史
參軍別駕從事等員世祖時周朗上書日王侯識未堪務不
應强仕但宜詳置賓友選擇正人何必

列長史參軍別駕從事然後爲貴哉凡郡縣內史相並於國主稱臣去任便止孝武孝建中始革此制不得追敬不得稱臣止宜云下官而已劉邕嗣封南康侯河東王歆之嘗爲南康國相素輕邕後俱元會邕性嗜酒謂歆之曰卿昔嘗具臣今不能勸一盃酒乎歆之效孫皓歌答之曰昔爲汝作臣今與汝比肩既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年自明帝以後皇子皇弟雖非都督亦置記室參軍孔顗署衡陽王義季記室奉牋固辭曰記室之局實爲華要自非文行秀敏莫敢居之顗學不崇賓性又疏惰何可以屬知秘記秉筆文闈假吹之尤方斯匪濫小號將軍爲大郡邊守置佐吏者又不置長史餘則同齊職儀宋孝武帝大明年開府儀同及三公府皇子府皆有典書吏公主有傅令傅令不得朱服

王鳴盛曰封國之制王國之相名內史公侯伯子男國之相名相王公等皆不治民但食其祿耳相則治民內史治民視太守公侯等相治民視令長就州郡志約之當如此

以內史治郡而所屬之縣有國相者如南平長沙衡陽零陵臨慶始建是也以太守治郡而所屬之縣有國相者如巴東廣興是也若豫章南郡以太守治郡而所屬之縣又有公相若南康以公相治郡而所屬之縣又有公相此則例之變也

齊衡郡縣爲國者爲內史相王國師王琨爲武陵王師時王儉爲宰相屬琨用東海王郡迎王琨謂使人曰語郎三台五省皆是郎用人外方小郡乞寒戰省官何容復奪之遂不果其事友竟陵王子良傳爲南郡王友王名友尋廢此官不知南史何條諸王生名不宜諱而友友即其府中官屬理應避文學永明元年竟陵王子良表置文學官以何昌寓爲竟陵王文學意好甚厚各一人又置諮議張岱字景山歷臨海章郡晉安三王府諮議三王行事事舉而情得左右長史陸慧曉由司徒從事中郎遷右長史時陳郡謝朏爲左長史府公竟陵王子良謂王融曰我府二上佐求之前世誰可爲比融曰兩賢同時便是未有前例慧曉歷輔五

政僚佐以下造請輒起送之或謂慧曉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公侯置郎中令卿一人餘與晉宋同永明中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才俊以為士林京邑士人盛為文章談議皆湊於西邸子良請劉瓛為征北司徒記室瓛與張融王思遠書曰吾性拙人事不習仕進昔嘗為行佐便以不能及公事免雖一不復為人安可重為乎昔人有以冠一免不重加於首每謂此得進止之儀古者以賢制爵或秩滿而辭老以庸制祿或身病而求歸永瞻前良在己何若又齒長疾侵豈宜攝齋河間之館廁迹東平之僚此諸賢所當深察也古之王侯延四方之士則有輔湊燕路慕君王之義驤鑣魏闕高公子之仁繼有追申白而入楚羨鄒枚而游梁吾非敢叨攀賢庶欲從九九之遺蹤

附宋齊典籤

故事府州部內論事皆籤前直叙所論之事置典籤以主之宋世諸皇子為方鎮者多幼時主皆以親近左右領典籤典籤之權稍重後雖長王臨藩素族出鎮典籤皆出納教命執

其樞要刺史不得專其職任及宗慤爲豫州臨安吳喜爲典
籤慤刑政所施喜每多違執慤大怒曰宗慤年六十爲國竭
命止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之喜稽首流血乃
止大明二年三典籤並以南下預密謀封戴法興吳昌縣男戴明寶湘鄉縣男蔡閑高昌縣男閑時已卒追加爵封
齊初諸王出鎮皆置典籤主帥一方之事悉以委之出入奏
事一歲數返時主輒與之間語方以州事刺史美惡專繫其
口自刺史以下莫不折節事之恆慮弗及於是威行州部大
爲奸利武陵王曄爲江州性烈直不可干典籤趙渥之謂人
曰今出都易刺史及見世祖盛毀之曄遂免還南海王子罕
戍瑯琊欲暫遊東堂典籤姜秀不許子罕還泣謂母曰兒欲
移五步亦不得與囚何異秀後輒取子罕屐繖飲器等供其兒昏武帝知之鞭二百係尚方然

權不敢與西陽王子明欲送書參侍讀鮑供病典籤吳修之不許曰應諮行事乃止言行舉動不得自專徵求衣食必須諮訪宣城王遣典籤柯令孫殺建安王子眞子眞走入牀下令孫手牽出之叩頭乞爲奴不許而死又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殺巴陵王子倫子倫時爲南蘭陵太守鎭瑯琊城有守兵宣城王恐其不肯就死以問典籤華伯茂伯茂曰公若以兵取之恐不可即辦若委伯茂一夫力耳乃手自執鴆偪之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法亮曰先朝昔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使當由事不獲已此酒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永明中巴東王子響殺劉寅等世祖聞之謂羣臣曰子響

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都自應反豈惟巴東上問其故對曰天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漿皆咨籤帥籤帥不在則竟日忍渴諸州唯聞有典帥不聞有刺史何得不反竟陵王子良嘗問衆曰士大夫何意詣籤帥參軍范雲曰詣長史以下皆無益詣籤帥立有倍本之價（謂所恃以詣籤帥而其所得倍其所恃之本也）不詣謂何子良有愧色及宣城王誅諸王皆令典籤殺之竟無一人能抗者孔珪聞之流涕曰齊之衡陽江夏最有意而復害之若不立籤帥當不至於此宣城王亦深知典籤之弊乃詔自今諸州有急事當密以奏聞勿復遣典籤入都自是典籤之權亦輕矣（齊職儀諸公領兵局有典籤二人）

蕭子顯曰帝子臨州親民尚小防驕翦逸積代恆典故輔

以上佐簡自帝心勞舊左右用爲主帥州國府第先令後行飲食遊居動應聞啟端拱守祿遵承法度行事執其權典籤掣其肘苟利之義未申專違之咎已及處地雖重行已莫由威不在身恩未接下一朝艱難總集望釋位扶危不可得矣路溫舒云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斯宋氏之餘風在齊而彌弊也馬端臨曰宋齊之制諸王爲刺史者立長史以佐之既而復立典籤以制之大概以童稚之年膺方面之寄而主其事者皆長史典籤也宋蒼梧王以凶狂追弒明帝嗣位江州長史鄧琬不受命奉晉安王子勛起兵稱帝會稽長史孔覬雍州長史孔道存俱不受命皆奉其主以應晉安未幾兵敗臣主俱誅而孝武之子孫殲焉及齊明帝以支代宗欲盡除高武之子孫皆以典籤殺之然則長史典籤之設所以禍諸王而當時之居此職者皆輕躁傾險之人或假之稱亂或賣之爲功其情雖異搆禍則同童子無知駢首橫死於鋒鏑鴆毒之下至誓不願生帝王家及乞爲奴以紓死而不可得哀哉

梁制皇弟皇子府置師長史武陵王在東州頗驕縱上召江革面敕曰武陵年少臧盾性弱不能匡正欲以卿代爲行事非卿不可乃除折衝將軍東中郎武陵王長史武陵王出鎮江州乃曰我得江革文華清麗豈能一日忘之乃表革同行又除南中郎長史革凡歷官入府長史四王行事司馬從事中郎諮議參軍及掾屬中錄事中記室中直兵等參軍功曹史錄事記室中兵等參軍文學天監初臨川王以下並置文學以張孝爲鄱陽王友主簿正參軍行參軍長兼行參軍等員通典王加將軍開府則置長史司馬祭酒等官張綰字孝卿自中軍宣城王長史徙御史中丞武帝使宣旨曰爲國之急唯在執憲直過用人本不限升降晉宋代周閔蔡廓並以侍中爲之卿勿疑是左遷時宣城王府貴重故有此旨嗣王府則減皇弟皇子府師友文學長兼行參軍唐六典注梁選部皇弟皇子府有正參軍嗣王府則行參軍降正王府一階蕃王府則又減嗣王從事中郎諮議參軍掾屬錄事記室中兵參軍等員自此以下則並不登二品王國置郎中令將軍常侍官

又置典祠令廟長陵長典醫丞典府丞典書令學官令食官長中尉侍郎執事中尉司馬謁者典衛令舍人中大夫大農等官嗣王國則唯置郎中令中尉常侍大農等員蕃王則無常侍自此以下並不登二品諸王境內稱之曰殿下公侯封郡縣者境內稱之曰第下相以下公文上事皆詣典書世子主國其文書下羣官皆言告諸王公侯國皆稱臣上於天朝皆稱陪臣有所陳皆曰上疏其公文曰言事南平元襄王偉好學重士四方遊士知名者畢至齊世青溪宮改爲芳林苑天監初賜偉爲第又加穿築每與賓客游其中命從事中郎蕭子範爲之記梁蕃邸之盛無過焉王以下各置相縣國曰相典祠典書令典衛長一人而伯子典書謂之長典衛謂之丞男典祠謂之長典書謂之丞無典衛諸公已下臺爲選置相知百姓事典祠以下自選補

上諸列侯食邑千戶以上置家丞庶子員不滿千戶則但置庶子員

陳承梁制親王加將軍方得有佐史無將軍則無府止有國官江左承西晉諸王開國並以戶數相差爲大小三品大國置上中下三將軍又置司馬一人次國置中下二將軍小國置將軍一人餘官亦準此爲差皇弟皇子府置師長史司馬從事中郎諮議參軍友掾屬記室等官其嗣王藩王府則迭減之王國置郎中令將軍常侍典祠令舍人等官其嗣王藩王則減其員唐六典注梁陳王府有中錄事參軍及錄事各一人公主則置家令王國侍郎奉朝請嗣王行參軍並起家官未合發詔命諸王公參佐等官仍爲清濁或有選司補用亦有府牒即授者不拘年限去留隨意在府之日唯賓遊晏賞時復修參更無餘事若隨府王在州其

僚佐等或亦得預催督若其驅使便有職務世祖入纂帝位封第二子伯茂爲始興王舊制諸王未加戎號者不置佐史尚書八座奏言皇子新除始興王伯茂宜加甯遠將軍置佐史詔可

後魏天賜元年十二月詔賜王公侯子國臣吏大郡王二百人次郡王上郡公百人次郡公五十人侯二十五人子十二人皆立典師職比家丞總統羣隸諸王侯亦各有師唐六典注後魏始藩王二藩王三藩王各有師傅友文學侍郎掾屬舍人等官時王國舍人應取八族及清修之門咸陽王禧乃取任城王隸戶爲之爲孝文所責諸王領鎮者各有司馬王晞爲常山王司馬在并州雖戎馬塡委未嘗以世務爲累良辰美景嘯詠遨遊以談讌爲事士人謂之方外司馬長史張允上谷沮陽人好學有文才太祖爲代王選爲左長史決策帷幄太祖器之禮遇優厚皇子府有中兵參軍始藩王二藩王有兵曹參軍太和末諸王府並有功曹員公主有家令丞高平公主甍欲使公主家令居廬制服太常博士常景曰婦人無專國之理婦人爲君男子爲

臣古禮所不載則家臣不得統臣公主不得爲正君明矣乃寢諸王師第三品諸王友從四品下主簿從六品王公國郎中令第七品王公國大農從第七品侯伯國郎中令王公國中尉第八品侯伯國大農王公國常侍從第八品王公國侍郎侯伯國中尉第九品王公國上中下將軍王公國中大夫子男國大農從第九品

後齊王位列大司馬上非親王則位在三公下置師一人友一人第五品上司馬長史皇子王國置郎中令大農中尉常侍各一人侍郎二人上中下三將軍各一人唐六典北齊皇子府有中兵外兵參軍後魏有皇子參軍北齊因之上中大夫各二人防閤四人典書典祠學官典衛等令各一人齋帥四人食官廄牧長各一人典醫丞二人典府丞一人執書二人謁者四人舍人十人等員諸王國皆有主簿加

陵長廟長常侍各一人而無中將軍自上中大夫各減一人齊氏諸王選國臣府佐多取富商羣小鷹犬少年唯襄城廣甯蘭陵王等頗引文藝清職之士諸公又減諸王防閤齋帥典醫丞等員諸侯伯子男又減諸公國將軍大夫員公主則置家令丞等官

後周制諸侯以功德入爲王卿士則上卿理其國事諸王公侯受任天朝而嫡子攝其君事則車服禮數領兵軍數一如本制而王公侯遣上卿及軍將掌其事嫡子但知其政不干其位國相以下見嫡子如臣而不稱臣又禮非其臣則答拜國之命士上達於其君者嫡子答拜其文書稱嗣子曰王嗣子公侯嗣子子繫父爵明不專國其燕見則稱第下文書表啓皆臣禮而不稱臣皇弟皇子置友員各二人蕭大圜除滕王逌友逌嘗

問大匱曰吾聞湘東王作梁史有之乎對曰言之者妄耳加使有之亦不足怪昔漢明帝爲世祖紀章帝爲顯宗紀殷鑒不遠足爲成例學士六人餘吏闕閒齊王憲文武寮吏後多仕至台牧

隋皇伯叔昆弟皇子爲親王置師友各一人親王師從三品友從五品文學從六品二人闕王則無師友長史司馬并州總管必屬親王其長史司馬亦一時高選前長史王韶卒以宇文㢸有文武幹用爲并州長史諮議參軍事掾屬各一人主簿二人錄事功曹記室戶倉兵等曹騎兵城局等參軍事東西閤祭酒各一人參軍事四人法田水鎧士等曹行參軍各一人行參軍六人長兼行參軍八人典籤二人上柱國嗣王郡王無主簿錄事參軍東西閤祭酒長兼行參軍等員而加參軍事爲五人行參軍爲十二人柱國又無騎兵參軍事水曹行參軍等員而減參軍事行參軍各一人諸王置國官有令大農各

一人尉各二人典衛各八人常侍各二人侍郎各四人廟長學官長各一人食官廄牧長丞各一人典府長丞各一人舍人各四人等員上柱國柱國公減典衛二人無侍郎員侯伯又減典衛二人食官廄牧長各一人子男又減尉典衛常侍舍人各一人上大將軍大將軍公同柱國子男其侯伯減公典衛侍郎廄牧丞各一人子男無令無典衛又減舍人一人上開府開府公同大將軍子男其侯伯又無常侍無食官廄牧丞子男又無侍郎廄牧長上儀同儀同公同侯伯子男其侯伯又無尉無學官長子男又無廄長食官長二王後置國官與郡王同郡王上柱國公同國公無上開府已上官者上開府公同散郡公與儀同侯伯同散縣公與儀同子男同通典

煬帝更名王府參軍爲諸司佐屬參軍則直以屬爲名改國令爲家令餘以國爲名者皆去之諸公主各置家令丞主簿謁者舍人等員郡主唯無主簿初高祖分王諸子遣晉王廣鎮幷州蜀王秀鎮益州二王年並幼稚於是盛選貞良有重望者爲之寮佐時元巖王韶以骨鯁知名拜巖爲益州總管長史韶爲河北道行臺右僕射高祖謂之曰公宰相大器今屈輔我兒如曹參相齊之意也李徹有文武才幹詔總晉王府軍事時蜀王秀鎮益州上謂侍臣曰安得文同王子相武如李廣達者乎煬帝重王府之選大業三年拜柳謇之爲齊王長史帝法服臨軒命齊王立於西朝堂前北面引謇之西面立牛宏宣敕謂齊王曰我昔出藩之初年十二先帝立我於西朝堂令高熲虞慶則等送王子相於我時誡我曰汝幼沖未更時事令子相輔汝事無大小皆可委之無得近昵小人吾奉

敕後不敢失墜徵子相吾無今日若與謇之從事一如子相也又敕謇之曰卿善思匡救若齊王德業修備富貴當鍾卿一門有不善罪亦相及

唐制親王府傅一人從三品掌輔正過失諮議參軍事一人正五品上掌訏謀議事友一人從五品下掌侍遊處規諷道義侍讀無定員文學一人從六品上掌校典籍侍從文章東西閤祭酒各一人從七品上掌禮賢良導賓客自祭酒以下爲王官武德中置師一人常侍二人侍郎四人皆掌表啟書疏贊相禮儀舍人四人掌通傳引納謁者二人舍人二人諮議參軍事友皆正五品下文學祭酒皆正六品下初武德四年太宗爲天策上將軍宮城西作文學館以大行臺司勳郎中杜如晦記室考功郎中房元齡及于志甯軍諮祭酒蘇世長天策府

記室薛收文學褚亮姚思廉太學博士陸德明孔穎達主簿李元道天策倉曹參軍事李守素王府記室參軍事虞世南參軍蔡允恭顏相時著作郎攝記室許敬宗薛元敬太學助教蓋文達軍諮典籤蘇勗並以本官爲學士七年收卒復召東虞州錄事參軍劉孝孫補之號十八學士藏之書府以章禮賢之重時在選中者天下慕向謂登瀛洲高宗中宗時相王府長史以宰相兼之雍衛王府以尚書兼之徐韓二王亦尚書兼府官同外官資望愈下永淳以前王未出閤則不開府天授二年置皇孫府官玄宗諸子多不出閤王官益輕而其亦淺矣景雲二年改師曰傅開元二年廢尋復置廢常侍侍郎謁者舍人開成元年改諸王侍讀曰奉諸王講讀大中初復舊長史一人從四品上司馬一人從四品下皆掌統府僚紀綱職務掾一人掌通判功曹倉曹戶曹事屬一人皆正六品上掌通判兵曹騎曹法曹士曹事主簿一人掌覆省書教記室參軍事二人掌表啟書疏錄事參軍事一人皆從六品上掌付事句稽省署鈔目錄事一人從九品下功曹參軍掌文官簿書考課陳設倉曹參軍

事掌祿廩廚膳出內市易畋漁芻藁戶曹參軍事掌封戶僮僕弋獵過所兵曹參軍事掌武官簿書考課儀衛假使騎曹參軍事掌廄牧騎乘文物器械法曹參軍事掌案訊決刑士曹參軍事掌土功公廨自功曹以下各一人正七品上參軍事二人正八品下行參軍事四人從八品上皆掌出使襍檢校典籤二人從八品下掌宣傳書教鄧王元裕典籤盧照鄰爲布衣之交武德中改功曹以下書佐法曹行書佐士曹佐皆曰參軍事長兼行書佐曰行參軍廄城局參軍事又有鎧曹參軍事二人掌儀衛兵仗田曹參軍事一人掌公廨職田弋獵水曹參軍事二人掌舟船漁捕芻草皆正七品下家吏二人百司問事謁者一人正七品下司閤一人正九品下貞觀中廢鎧曹田曹水曹武后時家

吏以下皆廢主簿記室有史二人錄事功曹倉曹兵曹騎曹法曹士曹各府一人史二人戶曹府史各二人自典籤以上爲府官郡王嗣王不置長史

親事府典軍二人正五品上副典軍二人從五品上皆掌校尉以下守衛陪從兼知鞍馬校尉五人從六品上旅帥從七品下隊正從八品下隊副從九品下皆掌領事帳內陪從自旅帥以下視親事多少乃置帳內府典軍二人正五品上副典軍二人從五品上自校尉以下員品如親事府初典軍以武官及流外爲之領執仗帳內等秦王齊王府置左右六護軍府左右親軍府左右帳內府左一右一護軍府護軍各一人副護軍各二人長史錄事參軍事倉曹兵曹鎧曹參軍事各一人統軍各五人別將各一人左二右二護軍府左三右三護軍府統軍三人別將六人左右親軍府統軍各一人長史各一人錄事參軍事兵曹鎧曹參軍事左別將右別將各一人帳內府職員與護軍府同又有庫直隸親事府驍旺直隸帳內府選材勇爲之貞親中庫直以下皆廢親事府有府一人史二人執仗親事十六人執弓仗執乘親事十六人掌供騎乘親事三百二十人帳內府有府

一人史一人帳內六百六十七人 親王國令一人從七品下大農一人從八品下掌判國司尉一人正九品下丞一人從九品下學官長丞各一人掌教授內人食官長丞各一人掌營膳食廄牧長丞各二人掌畜牧典府長丞各二人掌府內雜事長皆正九品下丞皆從九品下有典衞八人掌守衞陪從舍人四人錄事一人府四人史八人公主邑司令一人從七品下丞一人從八品下掌公主財貨稟積田園主簿一人正九品下錄事一人從九品下督封租主家財貨出入有史八人謁者二人舍人二人家史二人初貞觀中親王府各置官屬領親事帳內二府及國官十六年制王府官以四考為限高宗時滕王元嬰江王元祥蔣王惲虢王鳳俱以貪暴為吏人所患有授其府官者皆比嶺外荒裔為之語曰甯向儋崖象白不事江滕蔣虢嗣

聖二年初置公府官員武太后天授二年又置皇孫官員神龍二年閏正月敕公主府設官屬鎮國太平公主儀比親王長寧安樂唯不置長史餘並同親王宜城新都定安金城等公主非皇后生官員減半其金城公主以出降吐蕃特宜置司馬至景龍四年六月停公主府依舊邑司景雲元年六月敕公主置府近有敕總停其太平公主有崇保社稷功其鎮國太平公主府卽宜依舊酸棗縣尉袁楚客奏記於中書令魏元忠女在內男在外男女有別剛柔分矣中外斯隔陰陽著矣豈可相濫哉然而幕府者丈夫之職非婦人之事今諸公主並開建府僚崇置官秩若以女家處男職所謂長陰而抑陽也而望陰陽不僭風雨無爽其可乎竊謂非致遠之計乖久安之策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此之謂也君侯不正誰正之哉開元制府主薨則諸府佐視事帳內過葬追退雖無妻子亦准此其國官聽終喪若有襲爵者聽其週事諸公主邑

司並隸宗正寺出降者不置

附論方鎮官屬　唐廢封建而方鎮強盛貞元以還武夫坐擁疆土侵叛攻伐不貢不臣幾與晚周七國之事無以異考其幕府僚佐協心盡規往往而有文學雄俊之士亦多出於其間固唐之初制然也蓋自秦漢以來有郡守以理民有都尉以備亂而舉察之任則以刺史領之降及魏晉州牧都督之名最為崇重至後周又有柱國總管之設唐則參取而酌用焉方岳之員大備矣宋以後安撫都轉之號事勢略殊不具論云徐自明曰漢初藩國二千石以上皆漢為置而國事隸於傅相文帝之世淮南厲王逐漢所置二千石請自置七國之叛衡山淮南之亂大抵皆私自置官也唐節度留後皆得辟置其賢者既歸之而怙強負固得以私姦蘖而成藩鎮之亂亦不識內外之勢矣

宋制親王府傅長史司馬諮議參軍友記室參軍王府教授小學教授傳及長史司馬有其官而未嘗除淳化中張洎上疏曰前史皇子封王置傅相及內史中尉等佐王爲治自漢魏以降王始不之國朝廷命卿大夫行郡郎稱內史行郡事東晉有瑯琊王會稽王臨川王故謝靈運王羲之等爲會稽臨川內史郎其事也唐以揚益潞幽荊五郡爲大都督置長史司馬爲上佐即前代內史之類其大都督之號非親王不授者揚益等郡或有親王遙領朝廷命大臣臨郡者皆長史副大使知節度事如段文昌鎮揚州云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李載盧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幽大都督府長史即其例也今益王以揚潤二郡爲吳國王居大都督之任又已正領節度事豈宜加長史之號上命改正

太平興國八年諸王出閣楚王府置諮議參軍二員翊善一員陳王府置諮議翊善各一員韓王冀王益王置翊善各一員後又置記室及諸王府侍講一員並以常參官兼充其後多不置諮議翊善記室或止一員

大中祥符九年仁宗初封壽春郡王置友二員

亦以常參官兼充天禧二年進封昇王友遷諮議仍置記室一員又皇姪皇孫侍教南北伴讀無定數至道初太宗以皇親子孫就講學欲置侍講之職中書言案唐太宗改諸王侍讀爲奉諸王講讀令皇孫皇姪皆環衛之職請以教授爲名從之選京朝官通經者充其後又令王府記室翊善侍講分兼南北宅教授大中祥符三年又有侍教之名自是南北院或有伴讀凡諸宮皆有教授初無定員英宗以宗室自率府副率以上八百餘人奉朝請者四百餘人而教官纔六員乃詔增置教授官凡皇族年三十已上百一十三人講書四員年二十以上百十三人講書四員年十五已上三百九人增教授五員年十四已下置小學教授十二員并舊六爲二十七員以分教之其子弟不率教俾教授官本位尊長具名申大宗正司量行戒責教授官不職大宗正司密訪以聞舊制親賢宅置講

書紹興十二年改爲府教授掌教親賢宅南班宗子淳熙十二年詔建魏惠憲王府置小學教授二員以館職兼充掌訓皇孫既長趨朝謁則不以小學名而講習如故自後皇姪皇孫皆置教授

遼王傅府置王傅親王內史府置內史長史參軍諸王文學館置諸王教授諸王伴讀又有王子院掌王子各帳之事置王子太師王子太保王子司徒王子司空王子班郎君又有王府近侍王府祗候親王祗應司其屬國之官大者擬王封小者准部使有裕悅原作于越左相右相特哩袞原作惕隱亦曰司徒太師太保司空本名達林原作闥林節度使司節度使節度副使詳袞司原作詳穩司　詳袞都監將軍小將軍

金親王府屬官傅正四品掌師範輔導參議可否若親王在外亦兼本京節鎮同知府尉從四品本府長史從五品明昌三年改掌警嚴侍從兼總統本府之事司馬從六品同檢校門禁總統府事文學二人從七品掌贊導禮儀資廣學問記室參軍正八品掌表牋書啟之事大定七年八月始置二十年不專除令文學兼之提舉衞紹王家屬提舉從六品同提舉從七品舊爲東海郡侯邑令丞提舉鎬厲王家屬提舉同提舉以上二宅天興元年始聽自便提控鞏國公家屬提控章宗初年雅愛諸王置王傅府尉官以傅導德義及永中永蹈之誅由是疏忌宗室遂以王傅府尉檢制王家苛問嚴密門戶出入皆有籍而衞王乃永蹈母弟柔弱鮮智能故章宗愛之

元制四十五王各設王傅府尉司馬三員傅唯庫春布哈額

布根鄂蘭烏克三王有之餘皆稱府尉別於王傅之下司馬之上而三員並設又多寡不同或少至一員或多至三員齊王又獨設王傅一員諸王有文學皇子忽哥赤封雲南王詔以張立道爲王府文學立道勸王務農以厚民郎署立道大理等處勸農官兼領屯田事佩銀符直講陳顥爲仁宗潛邸說書仁宗居懷慶顥從行日開陳以古聖賢居敬貞之道提舉司等員至元二十六年四月立諸王愛牙赤投下人匠提舉司升益部至元二十七年置斷事官秩正三品理王府詞訟之事斷事官十六員正三品經歷知事各一員令史三人二十九年封晉王於太祖四鄂爾多之地改傅爲內史秩從二品置官十四員延祐五年升正二品給印分司京師并分置官屬延慶司秩正三品掌王府祈禳之事使三員正三品同知二員正四品典簿一員從七品令史二人譯史知印通事各一

人奏差二人

明王府長史司左右長史各一人(正五品) 其屬典簿一人(正九品)所轄審理所審理正一人(正六品) 副一人(正七品) 典膳所典膳正一人(正八品) 副一人(從八品) 奉祠所奉祠正一人(正八品) 副一人(從八品) 典樂一人八典寶所典寶正一人(正八品) 副一人(從八品) 紀善所紀善二人(正八品) 良醫所良醫正一人(正八品) 副一人(從八品) 典儀所典儀正一人(正九品) 副一人(從九品) 工正所工正一人(正八品) 副一人(從八品 諸所副官嘉靖四十四年並革) 伴讀四人(從九品後止設一人) 教授無定員(從九品) 引禮舍人三人(後革二人) 倉庫各大使一人 副使一人(倉庫副使後皆革) 儀衛司儀衛正一人(正五品) 副二人(從五品) 典仗六人(正六品) 護衛指揮使司設官如京衛(承奉司等見宦官王府下) 郡王府教授一人(從九

品典膳一人正八品鎮國將軍教授一人品同上長史掌王府之

政令輔相規諷以匡王失率府僚各供乃事而總其庶務焉劉璟谷王年十三將封宣府上謂侍臣曰谷王年幼羽翼無人柰何諸大臣奏曰輔幼藩非忠勇敢直不能闢門使劉璟其人也上頷之即日授谷王長史敕提調肅遼慶甯燕趙六王府事張景明為興府左長史袁宗皐為右長史景明獻為善最樂詩以寓規諷凡請名請封請婚請恩澤及陳謝進獻表啟書疏

長史為王奏上若王有過則詰長史肅王楧以擅殺衛卒三人及受哈密進馬逮其長史官屬會經過犯之人毋得選用是職審理掌推按刑獄禁詰

橫暴無干國紀典膳掌祭祀賓客王若妃之膳羞晉王棡就藩太原中道笞膳夫帝諭曰吾帥羣英平禍亂不為姑息獨膳夫徐興祖事吾二十三年未嘗折辱怨不在大小子識之奉

祠掌祭祀樂舞永樂中安惠王楹封除府僚及樂戶皆罷西典仗校尉百人守園正德十二年嗣襄陵王徵鈐請樂戶寵安王明年樂平王徵鐙援徵鈐例以請禮部言親王有樂戶與郡王別城居者有事假鼓吹於有司其附

親王國者假樂戶於長史司因並革安王供祀樂戶典寶掌玉寶符牌紀善掌諷導禮法開諭古誼及國家恩義大節以詔王善良醫掌醫典儀掌陳儀式正德中宸濠反典儀閻順內官陳宣等詣闕上變工正掌繕造修葺宮邸廨舍伴讀掌侍從起居陳設經史教授掌以德義迪王校勘經籍凡宗室年十歲以上入宗學教授與紀善爲之師齊王榑爲不法羣臣請罪教授葉垣等帝曰王性凶悖朕溫詔開諭至六七猶不悛教授輩如王何垣等先自歸發其事可勿問引禮掌接對賓客贊相威儀儀衛掌侍衛儀仗護衛掌防禦非常護衛王邸有征調則聽命於朝洪武初置王相府左右相文相一人武相一人王傅府左右傅文傅一人蜀王椿傅綜典籍容止都雅帝嘗呼爲蜀秀才在鳳陽時闢西堂延李叔荊蘇伯衡商推文史既至蜀聘方孝孺爲世子傅表其居曰正學以風蜀人武傅一人參軍府參軍一人錄事二人紀善一人各以其

品秩列朝官之次又置典籤司諮議官尋以王府武相皆勳臣令居文相上王相府官屬仍與朝官更互除授是年置王府教授四年更定官制左右相正二品文武傅從二品參軍從五品錄事正七品審理正正六品副正七品紀善正七品各署典祠正典寶正典儀正典膳正典服正工正醫正並正七品副並從七品牧正正八品副從八品引禮舍人皆注九年改參軍爲長史罷王傅府及典籤司諮議官增設伴讀四人選老成明經愼行之士任之侍讀四人收掌文籍少則缺之尋改王相府所屬奉祠典寶典膳良醫工正各所正幷紀善俱正八品副從八品十三年幷罷王相府陞長史司爲正五品置左右長史各一人典簿一人定王府孳牲所倉庫等官俱爲雜職二十八年置靖江王府諮議所諮議記室教授各一人建文中增置親王賓輔二人伴讀伴講

伴書各一人長史二人郡王賓友二人敎授一人記室二人
直史一人左右直史各一人吏目一人典印典祠典禮典饌
典藥五署官各一人典儀二人引禮舍人二人儀仗司吏目
一人其賓輔二伴賓友敎授進見時侍坐稱名而不稱臣禮
如賓師成祖初復舊制改靖江王府諮議所爲長史司萬歷
間周府設宗正一人後各府亦漸置郡王府增設敎授一人又洪武
七年公主府設家令一人正七品司丞一人正八品錄事一人正九
品二十三年改家令司爲中使司以內史爲之明初諸王府
置護軍府洪武三年置儀衛司司設正副各一人秩比正副
千戶司仗六人秩比百戶四年改司仗爲典仗五年留親王
護衛指揮使司每王府設三護衛衛設左右前後中五所所

千戶二人百戶十人又設圍子手二所每所千戶一人九年罷護衛府建文中改儀衛司爲儀仗司增置吏目一人成祖初復舊制王府宦官承奉司設承奉正正六品承奉副從六品三所曰典寶典膳典服官並同前門官設門正一人正六品門副一人從六品又設內史十人司冠一人司衣三人司佩一人司履一人司藥二人司矢二人各公主位下設中使司司正司副各一人

謹按漢初封諸侯王輔導之功專責傅相而治民則以其兵則以中尉至晉司馬氏又等別爲三軍二軍所以建犬牙之勢而厚維城之固原其初制幾與殷周盛王無異矣顧行之未數十年而漢有吳楚七國之難晉有齊趙八王之禍厥故何哉蓋王侯子弟生於深宮

之中長於阿保之手驕縱因其天性習慣𣼶爲自然而爲之傳相者將欲督以繩約範之大道彼不上書告訐卽操刃而剚其胸袁盎王尊之事其明驗也且又連城數十帶甲累萬富極貴溢覬覦易生幃幄詭秘之謀傳相不得與聞諂佞傾覆之徒因緣以圖非望小則廢鄭佞之朝大則興晉陽之甲禍機既萌雖有內史中尉不能堅握虎符奉兵柄而還之天子適以攖凶暴之刃而已矣魏宋以下矯枉過正燕居無師友之助左右皆禁防之人雖名建國有同拘囚至于飲食起居事皆稟于典籤跬步之頃不得自由重以胥小媒櫱其閒皇族既盡祚亦不永唐貞觀之初嘗討論周漢之制羣儒獻議

是非鋒起卒乃舉而廢之豈非鑒於前代之覆車與明
興大啟土宇立長史之司重府僚之選既而燕王革命
宸濠叛滅其他削除護衛罪連官屬以悖戾而廢爲庶
氓者又不可勝數也及其季末諸王遺冑各舉義旅賢
豪託之效忠奸慝借以爲名一蹶不振明社卒屋